

公输然◎著

南明宝藏

神秘苍茫的南亚丛林，邪恶致命的鲁班诅咒
探寻千塔之国的失落秘境
南明国宝背后到底隐藏了多少秘密

NAN MING BAOZANG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公输然·著

南明 宝藏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明宝藏 / 公输然著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1.2

ISBN 978-7-229-03023-0

I. ①南… II. ①公…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55340 号

南明宝藏

NAN MING BAO ZANG

公输然 著

出 版 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刘 嘉 李 梅

装帧设计 胡椒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市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20 mm×1 000 mm 1/16 印张 15.5 字数 275 千

2011 年 2 月第 1 版 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3023-0

定价: 26.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引子

第一章 喀伦部落

- 一、乾坤圈 5
- 二、失事 8
- 三、喀伦人 11
- 四、囚徒 13
- 五、猎人头 16

第二章 尸墓秘笈

- 一、尸墓 20
- 二、墓地 22
- 三、乾坤圈 25
- 四、鲁班书 28
- 五、鸦片 32

第三章 龙阳谷地

- 一、幻夜 35
- 二、灰雾 38
- 三、断头 40
- 四、直升机 43
- 五、山匪 46

第四章 挺进清迈府

- 一、护商队 50
- 二、乱坟岗 53
- 三、合煞 56
- 四、围歼 58
- 五、驱尸血咒 61

第五章 指骨巫师

- 一、毒巢 64
- 二、毒品 66
- 三、指骨 69
- 四、破巫 72
- 五、盟誓 74

第六章 养尸温泉

- 一、抛尸林 78
- 二、临江仙 80
- 三、迷幻 83
- 四、海蓬子 86
- 五、巫树 89

第七章 孟萨风云

- 一、孟萨 93
- 二、黄沙 96
- 三、古曼童 99
- 四、送刀 101
- 五、重聚 105

第八章 阿瓦古城

- 一、夜饮 109
- 二、东吁王朝 113
- 三、罗生法 115
- 四、天书台 118
- 五、绝杀局 121

第九章 天书台祭

- 一、幽灵 126
- 二、血祭 129
- 三、汲水女 132
- 四、巴克雅金庙 136
- 五、龙婆爹 139

第十章 黄泉秘道

- 一、夹墙 143
- 二、白袍 146
- 三、石牢 149
- 四、冰烟 152
- 五、生死路 155

Treasure of Nanming

第十一章 阴塘寒气

- 一、阴塘 159
- 二、情书 162
- 三、婚典 164
- 四、追杀 168
- 五、亡国 171

第十二章 咒水之难

- 一、靖难 175
- 二、血战 178
- 三、巳时十五刻 181
- 四、后裔 183
- 五、遗物 186

第十三章 夏季风暴

- 一、重生 190
- 二、背叛 193
- 三、战争 196
- 四、沙拉渡口 200
- 五、跳蛙战术 202

第十四章 阿瓦迦巴寺

- 一、逃亡 206
- 二、神山 209
- 三、邪灵 212
- 四、黄鸟 215
- 五、荒寺 218

第十五章 百鸟朝凤

- 一、濒死 222
- 二、血战 224
- 三、降头 227
- 四、归一 230
- 五、涅槃 233

第十六章 尾声 239



引子

仰光是一座濒临莫塔马湾的滨海城市。在它繁华的街道上，不时能看到裸露左肩、穿着红色袈裟的赤脚僧人，他们仿佛来自天庭的圣人，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悠然飘过。街道两侧种满了热带花草，将错落有致的传统建筑和欧式建筑点缀成伊甸园里才有的宫殿，在这些宫殿的空隙里，还不时能看到闪烁着佛光的寺塔尖顶。

在这个暑假，我终于如愿以偿地来到了仰光。与我同行的人，都是来自中国广州的陌生中年人，没办法，这是妈妈为我报的旅行团，她有她独特的爱好。我热爱孤独感，当身边所有的人都发出兴奋的尖叫声，疯狂地按着照相机快门的时候，我却可以安静地靠在大巴玻璃窗上，用目光将人堆中的僧人一个个揪出来，看他们淡然的眼、平静的脸和悠悠轻摆的脖子。这时，我的思绪会像无边无际的海洋，汹涌澎湃。这或许是我喜爱佛教国度的原由吧？

大巴徐徐前进，缅甸政府大楼、中央银行、海关、仰光车站、邮电大楼一一晃过，它们都是旧英式建筑，斑驳的石墙里刻满了沧桑。我突然意识到，就在这里，某个绝美的转角处，有我想寻觅的世界。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但我肯定它一定存在，而且在召唤我。

大巴在一个巷子口前停了下来。导游对着车上喧哗的游客，正做一相情愿地解说：“中缅两国在二战时期结下了不解情义，1942年，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在以缅甸为中心，滇西和印缅边境为两翼的东南亚战线上，与英、美盟军协同作战，抗击日军，苦战三年多，伤亡二十多万人，终于在1945年5月1日，由孙立人率新一军占领仰光，从而光复缅甸全境。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李国辉部败退缅甸金三角，并在此盘踞数年……”

我一个激灵，坐了起来。李国辉！这个名字像一把大锤，狠狠地敲打在我的头上。他只是一个几十年前的国民党军官，与我毫无关系。为什么会这样？我甩甩头，望向窗外的小巷子，它其实并不小，道路平整，两侧欧式院落林立，花草爬满了锈迹斑斑的铁栅栏，优雅而宁静。只是它太陈旧了，不得不被时光掩埋进历史。我想，很多年前这里一定是个富人聚居区。我努力朝巷子深处望去，有个院落门前的旧式灯柱上缠绕着一

条烈焰般的红丝带，它吊挂起一根奇形怪状的铁杖，在风中轻轻摇晃。这副画面突然像一把钥匙开启了我苦苦追寻的世界之门，各种离奇怪异的念头纷至沓来，将我的思绪引入虚空。

“开门！”我大叫！

司机回头惊异地望着我，将开门的按钮按了下去，车门打开，一股热浪扑面而来。我兴奋起来，在全车人疑惑的目光中，跳下车，钻进了巷子。我经过一扇扇古朴的院门，转过一座座恣肆开放的花圃，跳过一个盛满岁月的沟壑，终于来到灯柱前。悬吊在灯柱上的铁杖非常怪异，它由铁鍍金工艺制作，杖头嵌着一颗熠熠生辉的黑曜石，黑曜石下又铸饰了十字金刚杵和宝瓶，宝瓶下是一根大杖，大杖呈六面柱形，上粗下细，上镌刻回纹图案，大杖底尖饰莲花纹杵头，上系红色丝带，十分精美怪异。我认识它，它叫喀章嘎，是西藏密宗的法器，它怎么会出现在奉行小乘佛教的缅甸？在灯柱下的泥地里还有一堆脏污不堪的红丝带，它们一定是喀章嘎的主人更换红丝带时留下来的。

它的主人是谁呢？

灯柱前是一座欧式院落，斑驳的大铁门后，有一块荒芜的庭院，院子后面，一座白色建筑坐落在八级台阶上。静谧的院子里长满了野草长藤，它们肆无忌惮地占领了所有过道，并向房间里蔓延。这里不会再有人居住了吧？我想，但我还是忍不住去敲打了几下铁门。它发出朽蚀的沉闷声响，在夏日的午后荡漾开去，这几声，没有为院落带来生机，反而加重了它的寂静。

我摇摇头，又盯着喀章嘎看了许久，我原以为它会带给我一些关于生命的暗示，却并未如愿。我惆怅地转身往大巴走去。这时，院子里响起“吱嘎”的开门声。我急忙回头，只见一位老妪站在黑暗的房门前张望。她的眼睛暗淡无神，艰难地转动着，目光终于落在我的身上，她全身一颤，两颗浑浊的泪珠滚落下来，她颤巍巍地伸出手，用中文嘶哑地叫了一声“郭江远辰，是你么？”

导游有讲到过，缅甸人习惯在同龄男子名字前加一个“郭”字表达哥哥的意思。她在叫我江远辰，这个名字太熟悉了！不，这里的一切都太熟悉了，莫非这里真是我一直在寻找的地方？

我不会拒绝任何奇遇，何况在这个迷乱的美丽午后，我推开铁门，走了进去。

越过杂草丛生的庭院，我走上台阶扶住老妪。她的脸像百年老松一样斑驳，眼睛像死鱼眼一样灰白无神，双手像骷髅一样瘦削坚硬，但看得出来，她年轻时一定是个美人，只是，在浩渺无涯的时光面前，没有什么能够永恒。我明白，几十年后，我也会像她一样苍老。

“你终于来了，你知不知道你迟到了半个世纪？”老姬责备我，但迷蒙的眼中分明又含了激动与喜悦。

我扶着她走进阴暗的房间，这是一个大厅，正中有一张陈旧的白色沙发，我们坐了上去。她拉住我的手，不停摩挲，仿佛要从上面找回半个世纪前所失去的一切。

老姬悲伤地说 “半个多世纪啊！你还是这么年轻，而我却老了，娇美的脸蛋也不见了，再也不是当年的丹意了，唉——”

我本想告诉她我并非江远辰，但看到她眼中喜悦、激动的泪水，就放弃了这个念头，我不能剥夺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的最后一点幸福。

我鬼使神差地说 “不——你还像以前一样美貌动人，江远辰永远喜欢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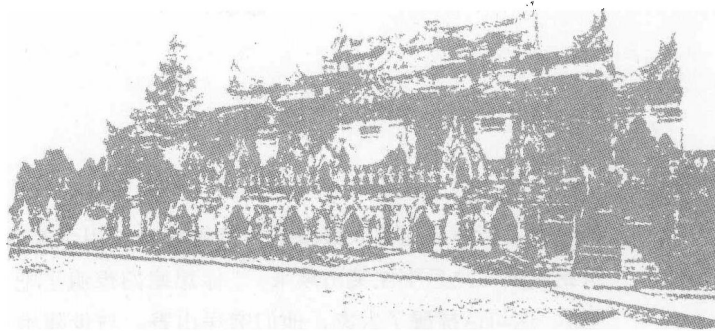
丹意的脸上露出温馨的笑容，仿佛回到了少女时代。

我又说 “你还记得我们的故事么？”

她点点头，说 “当然记得，关于你的一切，我都牢记在心，时光再怎么凶残，也夺不走哪怕一丁点。”

“你可以给我讲一讲那时候的故事么？”我说。

老姬点了点头。



第一章 喀伦部落

一、乾坤圈

1952年冬天，五个衣衫褴褛的中国远征军士兵终于走出了野人山。

他们三男二女，在1944年参加胡康谷地战役时陷身凶险的原始丛林野人山。那时他们才十六七岁，响应蒋介石“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加入远征军，除了特种兵史知非，其他人都是在没有接受任何军事训练的情况下就投入首场战役。谁知战争刚刚打响，他们就跟大部队走失，至今都没有见到日本兵到底长什么模样。这对当兵的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悲剧。

野人山又名枯门岭，是位于中、印、缅三国交界的原始森林，方圆数百公里，只有被称之为“野人”的科钦族人出没其间。它的凶险不用多说，1942年，中国远征军第五军一部和第六军的一部兵败被迫翻越野人山，十多万军队进去，只有五万人走出来。他们不是死在敌军之手，而是死在原始丛林中的蛇虫鼠蚁之手。

转眼七八年过去了，昔日的孩子兵已长成二十五岁左右的大兵，但他们已丧失了昔日加入远征军时的激情，在原始丛林里挣扎求生的几年中，他们早就为自己规划了几百种人生方案，这些方案全部不包括继续从军。

走在正中间的人名叫江远辰，长得颇有几分英气，一米七八的个子。此刻，他的脸上充满了激动，龇牙咧嘴地说：“上天总算开恩了，回到老家，我一定要将家里养的母猪洗剥干净，生吃。”

走在他左边的士兵名叫余高咏，与江远辰年龄相仿。他个子较矮，偏瘦，头发略发黄，眼珠子整天骨碌碌地转。他将步枪提在手中，走一步，用刺刀戳死一只地上的蚂蚁，忍不住讥笑：“这么多年过去了，你家的老母猪早就升天了，有没有传下子孙很难说。咱们还是实惠点，先去重庆找蒋介石要回这几年漏领的军饷再说。”说着眼光瞟向一旁的凌苍苍，别有深意地又说，“顺便再娶一房媳妇，哈哈……”

凌苍苍是一个美女，即便八年丛林生涯也洗不掉她的迷人气质。她鼻子圆润，嘴巴小巧，瓜子脸，长得娇美动人；一头长发盘不进军帽，便任凭它瀑布般散在肩后；长长

的眼睫毛挡在清澈的大眼睛前，微微颤动，用余高咏的话说，像极了一把上海牌毛刷。听到这里，她忍不住笑出声来。“你想媳妇想疯了吧！别做白日梦了，先回到国内再说吧。”这句话提醒了大家，他们穷居山野，与世隔绝八载，外界一定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日本人被打跑了吗？重庆国民政府还存在吗？共产党军队怎么样了？这些都需要尽快明确，所幸此地离中缅边境很近，马上就能回到国内了。

五人无语，不自觉地加快了步子，刚穿过一片树林，就被一架飞机挡住了去路。它是一架残破的小型喷气式运输飞机，正趴在前方坡下一片草地上，机身已被子弹打得千疮百孔，上面喷涂的日本国旗依稀可辨，显然是日本二战时期被击落的军用运输飞机。

一直沉默不语的史知非大叫：“日本飞机！我们要是把它开回重庆，委员长一定会给我们颁发国光勋章！”史知非身高一米七三，身材极好，人也长得漂亮，只是面容冷峻，不苟言笑，是一个冰美人，她特种兵出身，是五人中唯一受过军事训练的士兵。她欢呼着冲下草坡，钻进了运输机。凌苍苍不想跟三个男人待在一块儿，也跟了过去。

其他人对运输机不感兴趣，撇撇嘴，坐了下来。

第五人名叫吴天长，三十多岁，他头发较长，戴一副黑边眼镜，整天病恹恹的，毫无生气。他出生于风水世家，当兵前是云南临沧县一个很有名的风水先生。战争爆发后，家里的生意也日渐清淡，吴天长不谙稼穡，只好出来当兵，混口饭吃。不过，他虽然不干风水这一行了，还是喜欢看一些乱七八糟的书。这几年来，有一本书从来不离身，就连一次被野人追赶跳入河水逃生时，都不忘把书举在头顶，以防被水浸坏。刚才一路上，他也在如痴如醉地翻看那本残破不堪的线装书，现在也不例外，仿佛其他都不存在一样。

正在这时，远处传来密集的枪炮声。三人都站起身来。

过了一会儿，林子里钻出一位神色紧张的中年人，又黑又瘦，背着一个褡裢，他一见江远辰三人，大叫：“快走！快走！又打仗了！”原来是个汉人。

江远辰抓住他问：“还在打仗啊？日本人还没有被赶跑？”

“日本人？”中年人诧异地大叫，“早被打趴下了，几年前在南京弯腰躬背递交降书，真是大快人心，现在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打！你们哪来的？这都不知道？”

江远辰三人这才意识到中国时局真是天翻地覆了。他们抓住中年人仔细盘问了一番，终于弄明白：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就开始打内战，不久国民党被赶出大陆，逃亡台湾，但还有大量残兵滞留缅甸金三角，在国民军193师李国辉带领下天天做着反攻大陆的迷梦。这些年，中缅边境几乎天天在打仗。三人听完如坠冰窟，鬼子赶跑了，蒋介石逃了，现在的中国是共产党的天下，他们计划去重庆领饷的念头算是破灭

了，甚至，连家都不能回了。三人感到茫然不知所措，失魂落魄地坐在草地上，连中年人什么时候离开的都不知道。

良久，余高咏才打破沉默 “怎么办？我们都是国民党兵，回国多半会蹲号子。”

江远辰长叹一声，说 “我们刚刚走出野人山，身无分文，留在国外也是死路一条啊。”

这时，吴天长终于说话了。他将遮住眼镜的头发甩开，神秘兮兮地说 “要不，咱们干脆搞一笔钱，到欧洲去享受人生？”

余高咏不悦地说 “老吴啊，你天天在做什么迷梦呢？钱是想搞就能搞得到的么？在缅甸这种穷地方，就算打劫也抢不到去欧洲的路费。”

“我有门路，就看你们敢不敢做！”吴天长大声说。

江远辰、余高咏被他的话吸引住了，眼巴巴地望着他。

吴天长说 “知道缅甸北部山区的喀伦族么？”

两人摇摇头。

“这个族里的女人以长颈为美，女孩在五岁的时候就开始在脖子上套铜环，开始时套三五个，然后每隔一年增加一个，一直加到十多个铜环。这些铜环一旦套上去，终生不得取下来，环环叠加，高达一尺，将她们的脖子拉得非常长，所以他们又叫长颈族。”

“原来就是长颈族啊！这个我有听说。”余高咏说，“你想偷她们的铜环？”

吴天长嘿嘿诡笑，说 “不错！”

“铜能值几个钱？你想钱想疯啦！”江远辰喊出声来，跟余高咏一道哈哈大笑。

吴天长不高兴地问 “知道她们为什么要戴铜环么？”

江远辰边笑边说 “缅甸山区的少数民族有猎头人的习俗，每年冬天祭山神前，男人们就会外出猎杀其他部落的人头。由于女人娇弱，常常成为猎杀对象，于是，喀伦族便想到了套铜环保护脖子的办法，久而久之，就形成习俗了。”

“不对！”吴天长摇摇头说，“喀伦族是一个明朝末年才神秘出现在缅甸北部原始丛林的小部落，自从第一个喀伦人出现，就随身带了二十五个铜环。”

江远辰又有了兴趣，停下笑，问 “莫非这些铜环有什么古怪？”

吴天长点点头，余高咏双眼放光，连声说 “快！快说下去！”

正在这时，有人憋着嗓子在一旁大声呵斥 “你们在干什么？”

三人大吃一惊，慌忙站起身，发现是凌苍苍和史知非返回了。余高咏将两人拉到自己身边坐下，将中年人的话复述了一遍，两女也慌了阵脚，脸上恶作剧的笑容一下就冻成了冰。

江远辰说 “我们在谈一件大事，你俩既然来了，就一起听听吧。”

两女点点头，把目光投向吴天长。

吴天长接着说 “在喀伦族流传着一个故事，在清朝初年，也就是缅甸东吁王朝时期，一个中国道士突然来到了缅甸北部原始丛林。他知书达理，长得也是英俊儒雅，当地土著女人都争相嫁给他，但可怕的是，所有嫁给他的女人都活不长。道士接连娶了三任妻子都离奇暴毙，没有给他留下任何子嗣。在他四十岁时，又娶了第四任妻子，这次他拼命往妻子脖子上戴铜环，说也奇怪，这个女人套了五个铜环，就活了五年才死去，并终于为他生养了两儿一女，可生下来的儿子全部夭折了，女儿也瘦弱多病。道士为保住女儿的性命，自小就在他脖子上套铜环，据说只有套满二十五个，她才能活到老。”

“她做到没有？”凌苍苍焦急地问。

“人类的脖子长度是有极限的，没有任何人能戴满二十五个铜环。”吴天长说。

凌苍苍大失所望，问 “道士的女儿后来怎么样了？”

“随着女儿一天天长大，她脖子上的铜环数也不断增加，但戴到第二十个时，再也戴不进去了。道士很无奈，为了延续自己的血脉，便在女儿十五岁时给她找了一个丈夫。这个女孩子在二十岁时死去，不过又给道士生下了一个孙女。她的后代渐渐形成了现在以女人为主体的喀伦族部落，而女人戴铜环的习俗也延续至今。”

“现在，喀伦族女人还是活不长么？”凌苍苍问。

吴天长摇摇头，说 “由于不断与外族人通婚，道士的血统被逐渐稀释，可怕的事情慢慢就不再发生了。后来，随着部落女人的增多，铜环便不够用了，他们这时才学会铸铜术，打造新的铜环，从那时起，铜环便不再重复使用，每个女人佩戴的全部铜环都会随她走进坟墓。”

凌苍苍问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我爷爷的爷爷，曾误入缅甸丛林，并在喀伦部落住了几个月，了解了关于他们的一切，后来他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了这本书。”吴天长边说边扬起了手中的那本破书。

二、失事

凌苍苍听得欷歔不已。

余高咏却不耐烦地说 “我们在讨论夺宝大计，不是在研究喀伦族的血泪民族史，老吴啊，你能不能抓住重点呀？”

“好了！好了！你真猴急！”吴天长连声说，“我仔细看了我爷爷的爷爷写下的这本

书，又结合当时的历史，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江远辰急忙问 “什么发现？”

“在大明朝有一位著名的风水大师，名叫刘伯温，在他死后，他的全部风水用具都上缴到了国库。其中有两件最为有名，一是大衍司南，乃是勘察风水的神器，另一件名叫乾坤圈，它由二十五个铜环组成，可以用来镇妖祛邪，都是价值连城的宝贝。”

“难道乾坤圈就是中国道士随身携带的那二十五个铜环？”余高咏问。

“我看了爷爷的爷爷在书中画的铜环形状，与乾坤圈一模一样。”吴天长边说边铺开手中的书卷，残破的书页上画了几个精美的铜环，它通体金黄发亮，内侧刻有蛇形细纹，缜密而优美，真是巧夺天工。“明末清初年间，由于缅甸北部山势险峻，原始森林密布，这里的土著人还没有掌握铸铜术，所以，他们自己不可能铸造如此精美的铜器，而且，就算能够铸造，也不会这么巧，竟造出与乾坤圈完全一致的铜环来。因此，我肯定中国道士带到喀伦部落的铜环就是乾坤圈。”

“但，乾坤圈既然是中国国宝，又怎么会被道士带出宫，并且去到如此偏远的山区呢？”江远辰不解地问。

“嘿嘿，这跟一段历史有关。”吴天长说，“在明朝末年，天下大乱，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攻陷北京，随即挥师南下，追剿乱党。公元1646年，广西巡抚瞿式耜等人拥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即帝位，称为永历帝，他主政的时期被称为南明朝。永历帝贪生怕死，少经邦济国之才，在清军一路追杀下，四处奔逃，最终流亡缅甸，托庇于附庸国缅甸东吁王朝，也将大明的国宝尽数带到了缅甸国都阿瓦城。不久，吴三桂亲率大军攻入缅甸，屯兵旧晚坡，要求缅甸交出永历帝，否则便血洗阿瓦城。缅甸国王莽达之弟莽白趁机发动政变，弑兄篡位，再起‘咒水之难’，屠杀大明皇亲近臣，并设计将永历帝骗入清军大营。公元1662年，永历帝被吴三桂用弓弦勒死于昆明。大明国宝从此遗落缅甸。那么，一个流亡缅甸的中国道士带着一件南明国宝出现在缅甸北部山区也就不足为奇了。”

大家都点头。

吴天长抬高声调说 “老家已经回不去了，我们不能等死，不如去喀伦部落做一次探险，只要找到这件国宝，拿到国际古玩市场变卖，至少可卖到一百万美元，这样，我们在富丽堂皇的外国也不愁吃喝了！”

“天哪！一百万！还是美元！”余高咏大叫，脸上布满跃跃欲试的神情。

一百万美元在20世纪50年代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江远辰的心也在怦怦直跳。他大声说 “干！而且要马上行动，免得节外生枝。”

吴天长神色凝重地望着两位女兵，说“你们愿意吗？”

除了点头同意，好像没有其他的路可以选，她们坚定地点下了头。

但问题很快就来了，余高咏为难地说“缅甸北部遍布原始森林，进去容易，出来就难了。我再也不想又在那种鬼地方待上几年。”

史知非露出一丝诡笑，说“我有办法！”她站起身指着日本运输机又说，“我检查了一下，运输机是因为线路问题迫降在这里的，刚才我已经修复了故障。我们可以驾驶它飞到喀伦部落，既安全又快捷。”

“根本就没有跑道！”余高咏大叫。

“谁说没有？”史知非自信地说，“我们只要驾驶它顺着这片草地冲出前面的悬崖，就能顺利起飞了。”

“冲！冲！冲出悬崖？”余高咏大惊失色，“要是飞不起来，我们不就挂了？”

“不错！你要是怕死，可以不上飞机。”史知非边说边跑下土坡，打开舱门，向他们不住地招手。

江远辰是信任史知非的，他第一个登上飞机，舱内除了两排破烂不堪的座位和几包降落伞，一无所有。接着，凌苍苍和吴天长也钻了进来，唯独余高咏站在飞机下面犹豫不决。史知非说“你不去就留下来吧！我们找到一百万，会给你寄回一万元的。”说着就要关闭舱门。

“才一万？你们太狠了吧？”余高咏大叫，在舱门彻底关闭的前一刻，钻了进来。大家哈哈大笑。

史知非走进驾驶室，仪表台也是残破不堪，她坐上驾驶位，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再徐徐吐了出来，手迟疑地按下了开机的按钮，飞机立即“轰轰”响了起来，还不时剧烈颠簸一下。很快，飞机发动，沿着倾斜向下的草地朝悬崖疾冲而去。

余高咏双手抱头，发出杀猪般地大叫。

飞机轰地窜出悬崖，朝崖底直落下去，其他人也跟着大叫起来。正在这时，飞机喷出一股浓烟，机头抬起，迅速朝上攀升，终于成功起飞。舱内四人爆发出欢呼声。

史知非按照吴天长的书中标示的位置，往喀伦部落所在地的上空飞去，她计划在上空跳伞。飞机在平稳飞行，透过玻璃窗，可以看见脚下尽是榛榛莽莽，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

喀伦部落位于云南省临沧县东南方向三百多里处，飞机很快到达这一片区域，史知非让飞机不住盘旋，仔细搜索，但该地皆是森林，林木茂盛，很难从空中搜索到喀伦族的确切位置。她让飞机作水平飞行，走进机舱，大声说“大家背上降落伞，准备

跳伞！”

余高咏吓得脸色发青，大叫“还要跳伞？你想害死我们吗？”

正在这时，飞机剧烈震动起来，警报声大起。史知非大惊，急忙跑回机舱，只见飞机发生致命故障，正快速旋转下降，向森林俯冲过去。她慌乱地说“好了，现在不用跳伞了！”话音刚落，飞机呼啸着撞入森林，凭借强大惯性继续在树梢间穿行，枝叶咔嚓脆响不绝于耳，机翼也被折断，机尾浓烟滚滚，舱内的五人被撞得头破血流。这时，飞机疾速冲进一株枝叶繁茂的大树，被粗大的树枝阻挡，速度慢了下来，终于卡在一个大树杈上，停止了前冲。五人在惯性推动下，全部撞进驾驶舱，晕死过去。飞机在树顶轻轻摇晃，终于掉了下去，机头先着地，只听见“轰隆”巨响，飞机被撞得四分五裂。

三、喀伦人

江远辰醒来时，发现自己正躺在一个黑暗的屋子里，屋子内飞舞着无数长脚绿体大蚊子。他觉得全身瘙痒，抓了抓痒处，上面密密麻麻遍布着小包，该是蚊子叮咬所致。脖子、手臂、胸口被缠绕了一层厚厚的纱布，他摸了摸，纱布下面应该还有些药草，正散发出药香味。江远辰强行坐起来，感觉全身刺痛无比。

床由竹片搭成，形同农村的榻榻米。

江远辰找出一根木杖，忍着剧痛，撑出门外。房门十分低矮，与它相连的共有十余个小房间。室外已是暮色沉沉，依稀可见自己身处一个贫穷的小村寨，寨子由约两米高的木栅栏围成，大小民房五十余座，远处有些村民在活动。整个寨子依山坡而建，左面是黑压压的森林，右边是一片平整的山坡，没有任何作物。天气比云南要热了许多。

江远辰向相连的房间逐个找去，吴天长、史知非、凌苍苍、余高咏一个不少全在里面，无一不受了重伤，从天上掉下来，能保全性命已属万幸。江远辰将四人一一推醒，五人大难不死，相拥而泣。

寨内的房子大多是竹木结构的联排住房，上下两层，上层住人，下层养牲畜。这是典型的缅甸民居，称为诸葛楼，相传是诸葛亮南攻孟获时发明的建筑结构。江远辰五人忍着剧痛经木阶梯走下二楼，见到一楼都由木栅栏构成，里面饲养了许多脏兮兮的肥猪。站在屋子前面的土坪上，可以看到村寨全景，在村寨东南角矗立着一座与众不同的房子，它独门独户地立在阴影中，只开了一扇门，由一块脏黑的门帘遮挡，透出森森寒气。往坡上看，一座联排住房前有个黑影正猫着身子坐在火塘边烤火。

这是离五人最近的一个人影，大家慢慢向他走去。